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人 民 出 版 社

菲 德 尔 · 卡 斯 特 罗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3}{4}$ · 字放 14,000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698 定价（四）0.10元

統一書號: 3001·698

定 价: 0.10 元

美洲婦女們：

訪問我們的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姊妹代表們：

首先我想說明——這一點我已經同代表大會主席團的同志們說過了——這次會開始得晚了一點，這不是我的過錯，（歡呼聲）因為由於今年是“組織年”，（歡呼聲）我九點差三分的時候曾在劇院里，（歡呼聲）我九點差三分的時候曾在劇院里。（歡呼聲和掌聲）我們打算在這個“組織年”里使一切準時進行。情況是同志們、代表大會的同志們討論的東西很多，因此我以為你們大約一直要討論到七、八點鐘。據說要到八點多，（歡呼聲和笑聲）所以這次會就開得晚了一點。我只好說明，這不是我的過錯。

古巴能成為這個代表大會的會址，這是我們，是我們國家莫大的光榮。我們懂得，這是一個具有巨大積極意義的事件，是一個莊嚴的事件。

我們曾經想了解一下情況，閱讀了向大會提出的各種報告，而實際上我們的印象是，所有這些報告都具有嚴肅精神，正確地說明了問題，提供了大量關於我們大陸現狀的材料，因而具有巨大價值。

當然，代表大會討論的題目只是同婦女利益有關的問題。但是實際上，今天在現代社會上有什麼事與婦女無關呢？在我們的社會問題中，有什麼事是與拉丁美洲婦女和美洲婦女無關的呢？

在討論有關婦女權利和婦女願望的問題時，我們看到如果沒

有革命，在我們的美洲就不可能有婦女的權利，不可能有兒童的權利、母親的權利、妻子的權利。（掌聲）因此，在美洲婦女生活着的這個世界里，婦女必須要成為革命者！（掌聲）

為什麼必須要成為革命者呢？

在人類社會中，革命者是哪些人呢？在歷史上哪些人曾經是革命者呢？很簡單，是被剝削者和被歧視者。因為婦女在為一個進行剝削的壟斷公司，為剝削階級社會勞動時，不僅作為工人遭受剝削，而且女工在工人中是最受剝削的，得到的工資更低，條件最為惡劣，在她們的社會職能、作為婦女的地位和她們所遭受的剝削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矛盾。

因此，婦女當然是革命者。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大陸上，婦女必須是革命者。因此，我國的婦女是革命者！（掌聲）因為在我國，很多婦女曾是被剝削的女工，她們作為從事勞動來使一個階級發財致富的工人受到了剝削而且還在工人中遭受歧視。許多婦女那時甚至沒有參加勞動的門徑，沒有勞動的機會。

在比耳馬同志的報告中，敘述了古巴婦女在革命中進行的活動以及古巴婦女在革命中得到的好處，這個敘述很長，但是即使這樣，在這一敘述中可能還略去了一些東西沒有談，因為革命為婦女做過的事還要更多。革命並不認為一切都已經做完了，遠不是這樣，但是它提出要繼續為婦女而鬥爭。

在我國，婦女已經像黑人一樣不再遭受歧視。事實上，革命對古巴婦女來說有很大的意義。

在革命中，革命領導當局努力為婦女開辟愈來愈多的機會。例如，我們可以舉個例子，在把出售鞋子、衣服和五金用品的大中企業收歸國有後，曾經指定對內貿易部選拔婦女擔任這些企業的管

理員。(掌聲)已經任命了約四千名婦女做管理員，也就是說她們是大約四千個商店的管理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店目前由婦女管理。(掌聲)

例如，還有另一個關於婦女參加過去實際上她們被摒棄在外的各項活動的人數增加的很能說明問題的材料，古巴婦女聯合會主席同志在報告中沒有提到這個材料。這就是，例如在某些專業中，如醫學，過去在大學中參加這個系學習的婦女數字可能不到百分之十。而現在，在基礎醫學專科學校，即醫學院一年級學習的百分之五十是婦女。(掌聲)

這些事實是一個簡單的證明，它說明了在革命的四年中婦女是如何真正地參與了社會生活，參與社會的生活，參與自己國家的生活，參與她們在那裡生活和展開活動的集體的生活。

例如，一月二日，婦女們也和我們的士兵們一起參加了遊行，她們是婦女營的隊伍。在我們的軍隊里，有一系列的工作是由婦女們在那裡工作和服務的。

在我們的國家里，關於婦女的資產階級觀念已經消失了。在我們的國家里那種侮辱和歧視婦女的觀點已經真正地被消除了，婦女群眾們為自己贏得了這一現實。偏見已經被一種新的思想所代替，這種新思想對婦女參加一系列社會活動的品質給以應有的估價，在某些社會工作中她們顯示出了特別的長處。在婦女們的面前，已經開辟了一個廣闊的活動場所。

如果你們把古巴代表團的報告同拉丁美洲其他代表團的報告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區別。

在這裡提出的問題是，例如說，是如何使婦女從家務奴隸的情況下解放出來，如何創造使她們能尽可能最廣泛地參加生產的條

件，依靠这一点，妇女和革命正在赢得胜利。

因为在一个像资本主义这样存在失业、成百万的男人找不到工作的社会里，常常要把妇女限制在有限的经济活动中，这是自然的。而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由于一切国家资源以及计划经济的全面发展，生产人手愈来愈感到不足，自然，革命正在关心创造这些条件，因而尽可能建立大量的幼儿园成了今天革命所关心的事情，革命关心建立学校食堂以及创造允许妇女不再成为厨房的奴隶的那些条件。（掌声）关心建立洗衣店的事。（掌声）

自然，这些机构中的某几种，例如幼儿园的最高限度，在某些情况下是受到我们所拥有的资源的限制的。因此，今年正强调在古巴各主要工厂里建立工人食堂，在今后的几年中将把重点放在建立学校食堂的工作中。（掌声）

这些机构的发展，将允许妇女愈来愈多地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和参加国家生活。不仅是参加各项经济活动，而且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掌声）

今天，这些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妇女们是有条件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的。

古巴代表团也谈到了革命在教育战线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关于这个问题几乎都不需要说什么了，只要看一看就够了。因为这个运动是可以感觉到，是看得见的。这个运动正在为古巴缔造伟大的前途，这个运动表明了已经计划好的革命的努力，特别是走向未来的努力，由于这种努力已经使得在校儿童数量成倍增加，中学生和大学生人数成倍增加，文盲被扫除，并将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在优秀的青年人的创造努力下向前迈进，这些青年人是应该继承革命为这青年一代正在创造的各种条件的。

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如何贏得進行這一切的权利，而是如何把這一切做得最好，尽可能地做得最完善。

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美洲各國婦女的處境與古巴婦女的一個區別在於，古巴婦女有機會進行這一切，而美洲婦女還沒有這種機會。

我們的問題是不同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來做這一切，我們如何能把這一切做得更好。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例如說——使近十萬青年學生享受國家公費的問題，而是如何組織他們，如何使他們學習的那些學校日益提高效率，如何培養師資，如何進行好這項任務的問題。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沒有很多工作，恰恰相反，在革命中工作是越來越多的。

但是，革命在前進過程中創造着愈來愈多的人力資源。說明如何創造這些人力資源的一個例子是，前幾天曾經必須在我們的首都接待來自奧連特省的約一萬名農村女青年。（**掌聲**）由誰來擔負這項任務呢？婦女聯合會站到了這項工作的最前頭。但是，婦女聯合會承擔了接待所有公費學生的工作，沒有足夠的幹部，但是雖然如此，有一所培養教員的學校，這所學校是由那些在一九六一年參加過偉大掃盲運動的女掃盲隊員中挑選出來的人組成的，在這所學校里有一千一百名青年為了當女教員而進行着學習，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領導這所學校的同志是一位偉大的女教育家，因為她知道怎樣培養人才。她就是埃倫娜·希爾同志。（**掌聲**）她開始時培養了三百名女革命教導員，（**掌聲**）就是說在自願到山上去教書的幾批青年中培養了三百名女教員。她開始時為三百名女教導員而工作，培養在從事家務勞動的姑娘們讀書的夜校中任教的三百名革命教導員。（**掌聲**）

这就是第一所学校，第一批的三百人。依靠这三百人組織起了夜校。随后又有了另外的三百人。她們的人数达到了六百。在这些女青年的帮助下建立了馬卡連科师范专科学校，（掌声）于是有了一千一百人，从这一千一百人中选出三百人学习了特殊的課程，依靠这三百人和其余的姑娘們組織起了接待来到这里的一万名女农民的学校。（掌声）

我們現在已經有干部了；那些进行扫盲运动的姑娘們，这些姑娘們已經学习了一年，她們已經具备紀律性和責任感。

走过从前百万富翁居住的这些大街，看到一群群穿着制服的姑娘們，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事。农村的姑娘們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她們可能是去吃飯或是去上課，有一个穿着公費生制服的姑娘同她們走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她們比那些农村妇女要年輕，但是她們是領導人，她們站在一小組人的前头，站在她們所生活的那个家庭的前头，此外还是她們的教員。她們工作和学习。請想一想，这些女青年将怎样成长起来，她們已經担負起了这个責任，她們已經承担了严肃的任务，她們正在完成这些任务，她們有一个工作方法，她們把工作和学习結合在一起。这表明，得到培养的人数将会愈来愈多。

現在，我們應該建立一所学校，一所师范学校，一所高等学校，因为革命改变了培养教师的方法，在过去，教师只是在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口培养的。革命改变了这种办法，建立了一个进行选拔和給予所有願意当教师的男女青年以實現願望机会的制度。这一工作是从山区开始的。（掌声）

因此，目前我們在山区有五千名青年开始为了当教师而进行第一年的学习。之后，这些青年人将再到一所学校里去学习两年，

最后到一所高等学校里去学习两年。这些女教师中许多是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这些女青年熟悉山区和农村。

同时，我们正在筹办农村姑娘的学习班，这些姑娘们是四、五年级的学生并且愿意开始学习当教师。在这一万名农村女青年中，我们将选择有才能的女青年，提高她们的水平，使她们能够进入那些学校去学习。

不久我们将有我们自己的拥有六千名学生的高等师范学校。我们可以动员这六千名学生，使他们同时进行教学，把学习同工作结合起来。（掌声）

这一任务的完成要依靠在教育阵线上工作的一定数量的人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完全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人多不多呢？不，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不多。但是当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项时，他就创造着我们能够称之为所学校的一切，这是一种工作作风。

我们这里像埃伦娜那样的人还不很多，但是将来我们会有成百上千个埃伦娜，她们将是埃伦娜培养教导出来的好姑娘。（掌声）我们的中小学校、我们的高等学校将一天比一天多，我们的教育部门需要很多干部，来负责筹办和领导这些学校。

革命就是这样靠着青年人得到发展。能够做到这样。我们争取到了开始实现这一切的条件。拉丁美洲的同志们在这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本大陆的真实图景。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们认为，应当把她们的全部报告集印成一册，在我们这里和国外散发；（掌声）在我们这里和国外，在拉丁美洲散发。

她们提供的数字令人心情异常沉重，她们说明了有多少孩子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有多少孩子营养不良；全部儿童有多少，而有

多大的百分比能念到六年級，有多大的百分比能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有多大的百分比能上大学。

她們提供的数字还說明了嬰兒死亡率，这是不卫生的居住条件、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不好的結果。今天我們已經沒有这种情况，因为今天我們已經能够說，我們这里沒有一个害脊髓灰白质炎而致殘廢的孩子；(掌声)我們可以說，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得到治疗而活了命。国家的公共卫生計劃不断地扩大，我們医院的床位数目几乎增加了两倍；公共卫生事业的撥款增加了四倍。

今天这已經不是我們的問題，然而还是整个大陸的問題。今天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創造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以滿足各种各样的需要，根除帝国主义剝削遺留下来的貧困。这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工作是艰巨的、費力的、困难的，在帝国主义魔爪还时刻威胁着我們的时候，在世界上最强大、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始終仇視我們的时候，实现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如何进行这项工作，这就是我們的問題，如何保卫革命和我国主权，同时繼續前进，这就是我們的問題；然而这不是你們美洲妇女的問題。

你們的問題、你們本国人民的問題是，如何爭取到像我們一样进行这种工作的条件。(掌声)我們确信，我們將繼續前进。我們确信，不論牺牲是多是少，我們迟早会战胜困难。我們确信，帝国主义者打敗不了我們，(掌声)因为这个国家从来不会有屈服者。(掌声)人們宁可倒下牺牲，決不屈服。(掌声)

假如美帝国主义者有朝一日竟决心投入它的全部人力物力，企图消灭我国，他們充其量只能說：我們消灭了它，然而沒有能打敗它。(掌声)

我們了解籠罩在我們头上的危險，但是我們也了解，存在着整

个大陆,存在着整个世界,我們并不仅仅是古巴人,我們是拉丁美洲人! (掌声,群众喊革命口号) 我們还不仅于此,因为我們不仅是拉丁美洲人,而且我們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 (掌声) 重要的是人类的胜利。 (掌声) 我們了解,我們在反抗帝国主义者、坚定地反击美帝国主义者的同时,就是保卫人类的权利。 (掌声)

我們古巴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今天——我再說一遍——我們的問題是工作和斗争,你們的問題是为以后工作而斗争。 (掌声) 因为这里有一些数字,这些数字是阴森森的、可怕的。这些数字是联合国教科文組織、或粮食和农业組織、或其他联合国組織作的統計,这些数字說明有多少人如何如何,另外多少人又如何如何;說明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有多少儿童不能上学,多少家庭沒有房子住,多少人营养不良,生活水平指数是多少,这些指数只等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剥削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半。这里有一些数字,包括死亡者的数字,这个数字比任何一次革命中死的人都多。 (掌声)

在拉丁美洲一年內死亡的数字、在一年內餓死和由于沒有医疗而病死的人的这个数字要比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将为解放自己而死的人多。 (掌声)

因为在这里,斗争夺去了两万人的生命,但是拯救下来的人比两万人多好多倍。 (掌声)

我們可以等待和繼續积累数字,这些数以百万計的倒霉的人、不幸的人、被剥削的人和受苦受难的人——数字在这里——是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剥削造成的。数字的問題不应局限于把这些数字写进一个图表或一个小册子,而是應該考虑怎样改变这种形势。 (掌声)

有些人是数字专家，但是他們應該成为改变形势的专家，成为引导人民走向革命的专家。（掌声）革命者的艺术就在于此，必須学习和必須发展怎样引导群众投入斗争的这种艺术，因为群众創造历史，但是为了使他們能够創造历史，就必须引导群众投入斗争。

这就是领导人和革命組織的任务：发动群众，使群众投入战斗。（掌声）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做过的事。（掌声）这就是越南南方爱国志士們正在做的事。（掌声）他們以正确的方法、以正确的策略使群众投入了斗争。他們使尽可能多的群众卷入了斗争。这就是我們做过的事情，因为夺取了政权的并不是我們从前有一天处于分散状态的四、五个人或六、七个人，而是为反对暴政而斗争的群众运动，这一斗争最后取得了人民的胜利。

关于这些問題，我們想对一种概念进行澄清，因为有些老朽的理論家說，在古巴发生了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等于否认在这个国家曾經有千万名战士牺牲了生命。等于否认在这个国家，一支出自人民内部的軍隊打败了为美帝国主义所武装和訓練的現代化軍隊。（掌声）等于否认在我們农民的头上、在我們的城市和村鎮，曾經落下带有“美国制造”标记的炸彈和燃燒彈。等于否认我国人民的巨大的斗争。等于否认“吉隆滩”以及在那里牺牲的烈士們。（掌声）

这不是什么和平过渡，而是战斗的过渡，沒有这个战斗，在我們国家也就沒有什么过渡。沒有这一英勇的斗争，沒有古巴人民的这一武装斗争，那末在我們这里就会仍然存在着美国制造的巴蒂斯塔先生。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我們认为至少在有关我們真实历史

的問題上，我們有發言權。而不要某些遠方的理論家來告訴我們在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卻從來也沒有到這裏來過。（掌聲）

不要為講出這些事情紅臉，不要小聲講，要大聲講，好讓人們聽到，讓人們真的聽到，讓各國人民聽到，因為這樣曲解歷史勢必造成正合帝國主義心意的順從心理，造成聽天由命思想和改良主義，造成在進行革命的問題上無限期地等待的政策。

這樣曲解歷史是不符合絕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的情況的，在這些國家中存在着客觀條件，帝國主義者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只缺少主觀條件。

應該創造這些主觀條件，應該依靠歷史真實，而不是靠歪曲歷史來創造這些主觀條件。說古巴存在天賜的和平過渡，並不能創造出主觀條件。

這不是由於他們膽小，而是由於他們糊塗，在認識上有錯誤。我們不否認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儘管我們仍然期待着這方面的第一個例子。我們不否認這點，是因為我們不是教條主義者。

我們知道，歷史條件和歷史環境不斷地在變化。我們不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要指出這裏不曾有過和平過渡，我們要反對利用古巴的例子來造成其他國家革命者的思想混亂，在那些國家中存在着進行革命的客觀條件，古巴做得到的事那些國家也能做得到。（掌聲）

帝國主義的理論家一心一意希望世界上沒有革命者，這是當然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家力圖誹謗古巴革命，造謠欺騙，散布駭人聽聞的流言，造成人民對革命的恐懼。但是，如果有人企圖從革命立場出發製造順從心理或對革命的恐懼，那是荒唐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家宣揚順從心理，革命的理論家要宣傳不害怕革命。（掌聲）

这就是我們的想法，我們在哈瓦那宣言中就是这样說的，这一宣言在某些兄弟国家中得到某些革命組織的尊重，得到了“塞入抽屜里的尊重”，而其实應該把它广为傳播，这是它当之无愧的。那样做就像我們把你們在这里討論的一切塞入抽屜中一样，当然，如果我們不想让群众知道，那是應該塞入抽屜中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告訴群众，形势就是这样，那么就應該告訴他們該走那条道路，應該引导他們去斗争，因为在許多拉丁美洲国家，走这条道路比古巴当年要容易得多。

为了不使那些理論家发火，我想說明我們不是在不負責任地一概而論。我想說明，我們知道，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殊条件，因此我們沒有一概而論，而是說大多数情况。我們知道也有例外，我們知道，有些国家不存在这些客观条件，但是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存在这些客观条件。

这就是我們的意見。我們有責任在这里說明这一点，因为我們希望在四十年后，我們不再像今天这样生活在爭吵中，我們的子孙和你們的子孙不再爭論同样的問題。（掌声）

我国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和巨大的危險。不應該像鴛鴦那样把头埋在沙里，應該正視事实真相。我国正处于一个充滿各种危險的、有着巨大危險的阶段，我們一方面面对着美帝国主义这个最侵略成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已把摧毁我国革命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存在着有害和不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情况。

首先我想說，對我們說來，加勒比危机並沒有得到解决。（掌声）我想說，我們的意見是，我国革命領導的意見是，避免了一場战争，但是沒有贏得和平，这是不同的。

難道迫使我們採取我們曾經採取的那些措施和迫使我們採取我們曾經採取的那些步驟的一切情況不是依然存在嗎？難道美帝國主義者公然宣稱的敵視和侵略我國的政策不是依然存在嗎？我們不相信肯尼迪的話，但是，此外，肯尼迪並沒許下什麼諾言！如果說他曾經許了什麼諾言，那麼他已經取消了。

因此，我們說，對我們說來，並不存在符合我們由於那次危機而提出來的五點要求的令人滿意的保證。（掌聲）

在這些有所爭論的尖銳問題上，應該是十分明確的，應該是明確的。如果說我們仍然在這裡，就是說我們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聲援而沒有被摧毀的話，這是實話。如果說我們仍在這裡是由於肯尼迪的諾言，這就不是真實的。

由於那種聲援，我們已經抵抗了四年。現在，好吧，那麼什麼是對我們的和平呢？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和平呢？自從肯尼迪在奧蘭季博爾發表談話以來，帝國主義特務犯下了四次謀殺罪行。他們殺害了一個享受公費在特里尼達德度假的農民。他們在拉斯維利亞斯省活活燒死了一個工人，一個從事造林工作的工人。他們在聖安東尼奧·德拉斯維加斯殺害了一個十一歲的兒童。他們還在馬坦薩斯省殺害了革命領導委員會的兩個同志。美國特務佩帶美國武器，執行美國命令，帝國主義者公開宣布的顛復政策。

我們當時是怎樣說的呢？我們說，如果帝國主義者自認有權企圖通過飢餓來扼殺我國、孤立我國，在空中和海洋的一切航線上施加壓力，企圖斷絕我們的基本原料物資的供應，在我國製造飢餓的話，如果帝國主義者自認有權不顧國際法、不顧聯合國要求的原則而執行這一封鎖我們、給我們製造各種不可設想的困難的政策的話，如果帝國主義者自認有權擾亂社會秩序，運送武器和派入進